

大運河與蘇州文化名片

朱棟霖¹

摘要：宋代時的蘇州著名文人很少，但是到了明朝清朝，蘇州文人總數位列全國第一，其根本原因在於大運河提供與開啟了新的龐大的資源。明朝開國一百年後，浚通大運河的效益開始溢出，而蘇州成為明代大運河最為得益的城市。大運河孕育了昆曲，昆曲誕生於昆山，但蘇州很快成為昆曲的發展重鎮。蘇州地處吳地，在蘇州吳地水文化與昆曲緊密融合，昆曲及其唱腔最能夠反映蘇州水文化的特點，而水磨腔就是太湖、大運河水文化中誕生的音樂演唱藝術。大運河的經濟活動促成了明清蘇州經濟繁榮，豐茂的經貿活動，吳地水文化，孕育了昆曲的誕生，促進了昆曲風格的成熟。

關鍵詞：蘇州；大運河；昆曲；水磨腔

一、大運河與蘇州

講起大運河和蘇州，我想起一首詩和一幅畫。一首詩，就是唐伯虎的《閶門即事》。它講的就是大運河流程到了蘇州閶門這一段的繁盛景象：

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又擅雄。

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

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

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²

¹朱棟霖，男，博士，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²唐寅：《唐伯虎全集》，周道振、張月尊輯校，第51頁，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

唐寅詩寫的是明朝中葉蘇州閶門河運商貿的盛況。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了昆曲。

其實蘇州過去並不總是這樣的。蘇州和杭州，雖然在南宋范成大《吳郡誌》稱“天上天堂，地上蘇杭。”蘇杭並稱，但是其實宋代以及之前，蘇州與杭州地理環境鄉土風貌、農業經濟，都堪稱豐茂，但蘇州在文化方面和杭州不能比。宋代蘇州沒有多少有名的文人，蘇州全國有名的文人有兩個，范仲淹、范成大，其餘有名的文人賀方回、吳文英、姜白石，寓居姑蘇，都來自杭州的，他們是兩面跑來跑去的，而杭州本地文人就很多，文化形態豐富，你看周密《武林舊事》就知道。

但是到了明朝、清朝，蘇州的文人總數超過杭州，有人統計幾本大的辭書《辭海》《辭源》《中國大百科全書》，各地文化名人總數排序，蘇州排名第一，杭州第二。據統計，自周、秦、漢、唐、宋元至明、清兩代文人的籍貫，歷代文人的分佈中心由北逐漸向南移，南宋開始南方文人增多，明清最盛。有籍貫可考者，明代文人數 1340 人，南北比為 87：13，清代文人數 1740 人，南北比為 85：15。其中明代，蘇州籍文學家 196 人，杭州籍 77 人；清代，蘇州籍文學家 176 人，杭州籍 173 人。蘇州文人數量最多，在明、清兩代始終排名全國第一。這是從明朝中葉開始。

為什麼發生這個情況？從明代開始，南方經貿與文化總體迅速超越北方。蘇、杭兩地，地理風土資源接近，蘇州又超越杭州？

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大運河提供與開啟了新的龐大的資源。

始建於隋代的大運河，到元朝後期南北大亂，大運河已經不通了。我們江南是通的，但是長江以北，元末大亂已經不通了。明成祖永樂帝堅持要遷都北京，文武百官都不讚同，這麼大的一個朝廷、各部衙門，那麼多人，以南京為都，有江南的經濟以提供強有力的支撐。遷都北京，其中一個大問題就是朝

廷與各部部委的供給，巨大的財政需求，從何而來？本來蘇州杭州資源輸運南京很方便，北方地瘠貧窮，何來供給？永樂堅決要遷，建造紫禁城前後 20 年，三次大火，第四次留下了現在紫禁城。這就需要供給全北京、朝廷各部委的用途。用了下令浚通原大運河勢在必行，這大大有利於南北交流，擴大財政來源，北方朝廷控制南方，有利於控制全國的政局。這是明朝開國五十年間的事。事當明朝開國一百年以後就到了明朝中葉，浚通大運河的效益開始溢出，大運河沿線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市鎮通州、天津、濟甯、淮安、揚州、鎮江等地都得益於運河經濟效益。最最得益的是蘇州。雖然蘇州杭州都在運河的南方，但是蘇州比杭州更得益。為什麼？北方的貨物到南方來進行經貿交流，到蘇州方便，到杭州還需走三四天路程。上世紀我們乘機器輪船一個晚上蘇州到杭州，那時候手搖的船不要三四天？蘇州北端枕長江，從西南經長江的貨物在蘇州落地交易，也較到杭州經濟。所以蘇州成了明代大運河浚通之後最最得益的城市。明代筆記《寓圃雜記》記“吳中近年之盛”：“迨成化間，余恒三四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於今，愈益繁盛。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重蓋，壺觴壘盒，交馳於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遊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朱闔之間，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¹明代中葉，經濟改革的成果見效，蘇州蹭蹭蹭地上去了。

蘇州宋朝的平江圖，石刻蘇州地圖，至今陳列於蘇州碑刻博物館。宋代蘇州城是個端正長方形的格局，城內三橫六縱以河流劃分格局，方城周邊是城牆。請看左手下方有一條白帶，就是大運河到了滸墅關就分出兩個分支，一支從南下面過來到了蘇州城的西南角，就這兒是胥門；還有一條支流從北面過來經過白洋灣到虎丘、山塘街到了閶門這一段。運河到蘇州分成兩各分支，又環繞蘇州城牆一圈，往下端往南到杭州，東出葑門往東就到上海。上

¹王錡：《吳中近年之盛》，《寓圃雜記》卷五，《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 325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海一條最重要的河——蘇州河。哪裡來的？蘇州來的。整個蘇州，蘇杭的水資源就是太湖和大運河兩個交匯水流域。蘇州、杭州，都是運河之城。

在宋平江圖大運河經無錫過楓橋。在平江圖左下方西南，就是到了盤門。那裡有吳門橋，蘇州最高橋，也是江蘇最高單孔石拱橋。我小時候看到吳門橋的船隊運輸情況。

二、明代中葉至清代：城市化 商業經濟 文化產業

從吳門橋再往西轉北上，就到了閶門，閶門並不是一直這樣繁盛的。白居易詩稱：“閶門四望鬱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可見從閶門望出去，莽莽田野與軍營。但是到了明代中葉，閶門就是一片繁盛景象。這是明代中葉仇英畫的《清明上河圖》，仇英畫的就是蘇州，就是剛才的吳門橋，那裡高橋聳立，商鋪林立，人流繁雜，大運河上川流不息。仇英和文徵明、唐伯虎、祝枝山都是明代中葉，嘉靖年間，和魏良輔同時代。

又過了兩百年，到了乾隆年間，乾隆下江南，徐揚獻了一幅圖《盛世滋生圖》給乾隆。圖上這裡還有個吳門橋，商業更加繁華了。隨後這是到了胥門，大運河入蘇州的一個交匯處，胥門河上商船來來往往，河岸商鋪林立。這樣繁盛就連續到了閶門。

請注意《盛世滋生圖》圖片顯示，閶門城裏面是比較冷清的，而城外非常繁華。這什麼講究呢？這就是大運河經濟，蘇州的經濟的繁盛都在閶門外運河兩岸，南碼頭、北碼頭，南濠街、北濠街。大運河這一段沿着北端過去是三塘街。圖上就是山塘街的繁華，這和昆曲都有關係。

整個《盛世滋生圖》，今名《姑蘇繁華圖》，這幅畫人物 12000 多人，商鋪 200 多家，運河上的船有 200 多條船。唐伯虎《閶門即事》說“黃金百萬水西東”。清代稱：“自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里”，“金閶一帶，比戶

貿易，負郭則牙儂輳集”。

三、大運河水激蕩出蘇州文化名片昆曲

大運河孕育了昆曲。昆曲當然誕生於昆山，昆山現在最得益，名氣最大，但是其實昆曲的發展蘇州很快成為重鎮，很快轉移到蘇州。明朝蘇州產生了很多昆曲家。張鳳翼，這是蘇州城內文起堂故居。張鳳翼寫了很多戲，《紅拂記》《灌園記》《祝發記》《虎符記》，當年都盛演，我們還沒有發掘。他的書都出版，刻有版畫。沒有人演怎會刻什麼版畫？

明代，蘇州誕生了很多劇作家。

不是說祇有河岸邊才是運河文化，大運河沿蘇州城牆環繞蘇州城一周，蘇州的護城河就是運河。蘇州城就是運河之城。杭州運河也不是到了拱宸橋、賣魚橋結束了，杭州城也是運河之城。

大運河經蘇州往南，就是著名的寶帶橋，宋朝的，寶帶橋再往南就是吳江。昆曲吳江派所在地，沈璟的家鄉，吳江派創作的好多戲都是現在昆曲舞台經常演出的劇碼。昆山寫的戲具有開創性。吳江派創作的《義俠記》《明珠記》《西樓記》《獅吼記》《翠屏山》《望湖亭》《水滸記》，昆曲吳江派不宣傳，大家都忘記了。

運河再到南就是杭州，杭州貢獻了越中派，清朝誕生了經典《長生殿》。

運河到了揚州。揚州的鹽商主人家裏面建有戲亭，這是寄嘯山莊，水中間造個亭，四面通透的，中間唱昆曲，人在周圍看。

清朝蘇州織造署，曹雪芹的祖父曾經在此任職。康熙、乾隆多次作為行宮，為了皇上駐蹕織造署，把江南名石瑞雲峰搬到織造署後花園。康熙一到蘇州就要看昆曲，當天一個晚上看了十幾折。兩個人都是昆迷，社會推波助瀾，推動了昆曲的發展。

乾隆年間的《姑蘇繁華圖》中就反映了乾隆年間昆曲在蘇州的演出。左面圖是在木瀆遂初園廳堂裏面演，真正的廳堂版，廳堂裏面演昆曲。這是昆曲的排場：老爺們可以在旁邊喝酒，中間有個紅地毯，就演昆曲。演的是《白兔記》的《麻地》，因為有李三娘啼哭，小丑拿了三娘水桶在那裡哄騙。吳門橋畔有個小院子，裏面有一個人，戴着官帽的，在看戲，這是蘇州當地的縣官。座椅前面有個優伶在唱昆曲。他是官員，這是到了什麼地方？青樓，妓院，官員下班之後可以到妓院去玩，明代官場比較寬鬆。

四、吳地水文化與昆曲“水磨腔”

蘇州地處吳地，吳地文化特點是水文化，水文化和昆曲的水磨腔之間的關係十分重要。蘇州有兩大水系，一個太湖流域，第二個大運河。蘇州昆劇就在運河上演出。水上怎麼演的？水上演出的船，“戲船”。這是明清時期江南水鄉居民觀看戲曲的一種特殊形式。水鄉澤國、縱橫交錯的大小河流，形成蘇州獨特的“水天堂”文化。這其中就包括在水中看戲。這隻戲船模型，表現的就是明清時期在水中演戲的情景。全船分船頭、艙、中艙、艍艙四部分。船頭部分不但是船夫操舟的場所，更多的是作為演劇的戲台，前面的船亭，可臨時拆除，所以適合較大型的演出。明清一些昆曲家班的主人還自行設計製造巨型戲船。戲船上演出以清唱和腳色不多的摺子戲為主。明清戲船的演出活動是“堂會”形式的擴展。晚清以後，戲船開始在村鎮碼頭活動，觀眾就在岸上，或也乘船，圍着戲船觀演。當年這樣的戲船就載着一個一個昆班到杭嘉湖各地演唱昆曲。

在這樣的吳地水文化和昆曲的關係，十分緊密融合。水，太湖和運河的水，養育滋潤了江南，水是江南的靈魂，江南的流水瀏亮清幽，和北方的水不一樣，和洞庭湖的水都不一樣，江南之水清澈純淨而又溫和婉轉。水軟山溫，

山靈水秀，風物清嘉，曲水清流。水的溫婉靈動，賦予蘇州人以柔情秀逸，人文靈慧。它催發了吳地蘇州整體新的美學精神驟然豔放，形成了以清雅、柔曼、纏綿、婉約為基調又隱含剛勁的美學特色。

昆曲及其唱腔最能夠反映蘇州水文化的特點。我們現在都叫水磨調，你看出版的書上都寫水磨調。水磨腔是蘇州人發明的，蘇州話講起來“水磨腔”很順。北方人寫昆曲的時候就寫成“水磨調”，普通話很順。可是蘇州人用純正的蘇州話念，正宗的昆曲的語言來讀“水磨調”發音不順的，我們就念“水磨腔”，所以我覺得應該寫“水磨腔”。什麼叫水磨腔？俞平伯說，就是蘇州做紅木傢俱完工之後，用草沾着水去一遍一遍地磨得很光很細。是將它打磨得很細。元朝，薩都刺詩“吳姬水調新腔改，馬上郎君好風采”。我請教顧篤璜先生，他說就是“細膩”。水磨腔，行腔細膩潤滑，像水流一樣婉轉潤滑，細膩悠長。沈寵綏《度曲須知》說：“功深熔琢，氣無煙火，啟口輕圓，收音純細”。¹ 昆曲“水磨腔”的細膩典雅柔婉明麗，充分表現了吳地水文化的特色情趣。昆曲的音樂文化與抒情特色正是在明代發展成熟的吳文化的物態化標誌，是吳地水文化的音樂化、戲劇化。水磨腔就是太湖、大運河水文化中誕生的音樂演唱藝術。

蘇州運河文化的一個重要節點，就是閶門外山塘街。這是明清蘇州運河文化的高潮。閶門外山塘街，是昆曲演唱最活躍的地方。

歷代昆曲的演員，有三大類，一類是家班，第二類是職業昆班，到處演出要賺錢的。第三類是青樓妓女，青樓妓女為了應付冶遊之子，都要唱曲，你靠什麼接待明人雅士到你那玩？那就唱昆曲給他聽，明清時候昆曲就是流行歌曲。著名的秦淮八豔，李香君、顧橫波、董小宛、卞玉京、寇白門、馬湘蘭、柳如是、陳圓圓，個個都是昆曲名家。這就回到開頭唐伯虎《閶門

¹ 沈寵綏：《度曲須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五冊，第 198 頁，中國戲曲出版社 1959 年版。

即事》那首詩，“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 哪裡經濟繁華，哪裡妓女就多，閶門外，樓上下的“翠袖”，全是妓女。清代乾隆袁學瀾《姑蘇竹枝詞》寫道“路出金閶一里餘，丁家巷口路縈紆。劇憐一片繁華地，翠袖三千夾水居”自注：“金閶一帶妓館居十之六七，曲街小巷櫛比皆是，瑤家莊、丁家巷尤為群居之地。” 這個龐大的妓女群體，都唱昆曲。明清蘇州，沿運河的閶門、山塘街商貿街，各色青樓妓女，身兼優伶，是蘇州演唱昆曲的一支主力軍。

山塘河街，始建於唐代白居易浚通河流，築堤為街道，從閶門直通虎丘，明清成為“白公堤”。山塘街第一站，虎丘，千人石畔虎丘曲會，明清兩代連續五百年。

第二站，山塘街出了一個昆曲大家，葉堂，故居西葉家弄。葉堂完成巨著《納書楹曲譜》。今日昆曲唱譜，大都來自葉堂校訂曲譜。

第三站，山塘街上一座龐大的古建築，明朝大學士吳一鵬故居玉涵堂，中間一路，前後五進，兩千平方米。他是南京禮部尚書，一品大員。清咸豐年間顧祿《桐橋依棹錄》記載：“玉涵堂，在通貴橋東……其地今改戲園，人尤呼之為‘閣老廳’。” 玉涵堂已是山塘街的戲園。什麼叫戲園？可見不是私家廳堂紅氍毹演唱，而是向社會公開的，在那裡演戲賣票。演的什麼戲呢？乾隆年間演什麼？肯定是昆曲，劇碼就是《綴白裘》上的昆曲摺子。

山塘街中段，是一片很大的水域，冶芳浜。說三塘街妓女之多是蘇州有名的，好多名妓住在山塘街，陳圓圓、董小宛、柳如是都在山塘街住過，而且住在半塘。為什麼要住在半塘間呢？山塘街東端是做生意的地方，西端是虎丘山，中間是遊客遊玩的地方。在哪裡遊玩？據說有一個地方叫冶芳浜，河面較大，遊客看中了妓女就在河邊僻靜處銷魂。清朝《竹枝詞》寫：“覓得百花深處泊，銷魂祇在冶芳浜。” 例如，洪鈞，洪狀元，他的小妾賽金花

很有名，他中了狀元就到山塘街喝花酒，妓女來唱曲的就是賽金花，娶為小妾。《孽海花》第一回記載此事。

山塘街還有一景，虎丘燈船。入夜，船的前後點滿燈彩，船的前面在唱戲，看的人可以坐着小船叫沙飛船跟着看，也可上船看，靠近它，當然消費價格很貴了，也可以在岸上看。所以它既是唱戲，又是展露昆曲演員的美容美姿之處。其中有一首詩寫：“鶯架船娘誘客看，雙翹白露繡紅鸞。誰能見慣混無事，當作空花一例觀？”他說，鶯架船娘誘客看，就是船上的姑娘就坐在船後的一個鸚鵡架上，岸上很多人在看。看他什麼呢？“雙翹白露秀紅鸞”，看他的翹臀。古代的女子後衣很長遮住的，但是利用這個機會故意露出來。

“誰能見慣混無事，當作空花一例觀？”

大運河的經濟活動促成了明清蘇州經濟繁榮。豐茂的經貿活動，吳地水文化，孕育了昆曲的誕生，促進了昆曲風格的成熟。